

6244
41

經國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八十八
之九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八

經國

宋高宗時張浚上言曰。臣受陛下聖知最厚。自謂遭逢幸會。蓋非偶然。凡有所見。盡言無隱。又况社稷至計。所繫臣安敢曲為身謀。默不上達。仰惟俯賜矜察。不勝大幸。臣契勘金虜侵犯以來。強暴為甚。鋒不可當。公卿大夫上負國家。甘為叛逆。其大惡不道。固不待言矣。次則不過畏避怯縮。隨時俯仰。虜之未至。幸且偷安。虜之憑陵。委身而去。陛下念其勢力不逮。旋復器使。此往事之明驗也。其間蓋有恨虜之不道。憫國之無辜。誓死捐身。方圖破賊。而事機之來。有成有敗。好惡觀望之人。又復以輕狂而媒孽之。然則為陛下社稷至計。果如之何而可乎。臣嘗折中而論之。大凡持盈守成。遲重是貴。謀功立事。勇決為先。今國勢衰弱。寇難日至。使人人懷因循苟且之心。不敢任成

賊安危之責。臣恐日復一日。坐致大壞矣。臣竊謂當今喪亂之後。謀身者易。任事者難。謀身則毀譽不至。任事則怨謗立隨。仰惟陛下念社稷之重。思中興之難。反復熟計。以觀得失。至於臣之起自孤遠。驟膺委寄。不自量力。妄意事功。則又甚難矣。今臣欲決意以圖賊。則恐負敗事之憂。欲專斷以立功。則恐貽擅權之議。至於因循玩日。姑為朝夕之計。事極勢危。終歸於無可柰何。則又臣之所深疾痛恨。不肯為此以負陛下知遇也。伏惟萬機之暇。特賜省覽。庶使臣之孤忠。得被聖知。趨事赴功。雖死無悔。臣無任激切之至。

浚論當時事勢曰。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拯焚溺之急者。乏徐緩之音。臣竊惟當今事勢。譬若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猶之文恭分據要害。審思詳慮。使在

我有不可輕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且將塗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於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安也。倘非陛下聖德在人。獲天地之祐。承祖宗之慶。有以照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

浚論車駕進止利害曰。臣昨日幸侍天光。獲聞聖訓。退而思之。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臣區區中懷。所見未知當否。敢以剖露。惟陛下深思而詳擇焉。臣竊惟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為則不成。自古賢聖之君。平定禍亂。未有謙退遠處。而能躋天下於太平之域者。惟太公避狄。句踐報吳二事。士大夫多以為口實。不知與今事勢萬萬不同。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付存陛下。不幸而虜人陵之。叛臣據之。陛下不得已而養銳待時。以俟天定。猶之可也。至於事有可為之理。時有可與之勢。思前慮後。猶豫不決。豈不重失人心乎。臣請以

基論善奕者先固基本。次定算數。臨以大勢。使之左右枝梧之。不暇然後我勝。可必。彼敗可分。今四海生民之心。孰不思應王室者。虜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錫。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孰肯履危險。忘寢食。孜孜焉。惟恢復是望。而愚忠不移者乎。臣意謂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陛下六師備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天下故也。陛下若斷自宸衷。有進無退。車塵一動。上可以格天心。下可以順民望。虜叛之勢。寢以蹙縮。大功自是而立。大業自是而成。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扼淮

而戰。破敵有餘。况陛下身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效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為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此特可舒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怨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立生。所不可測。夫襄漢我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乎。虜叛事力有餘。果能陵犯。水陸偕行。自上而濟。陛下身處臨安。去建康無數舍之遠也。處之其安否乎。三者利害。有同白黑。矧惟陛下遭兩宮之大恥。負四海之重責。天意人心。兩皆屬望。有為而無成。天下猶矜憐而歸心陛下也。不為而坐待其盡。為禍可勝言耶。夫為將帥之策者。恐臣導陛下而前。曾不知事有機會。時有利鈍。士馬不能運益也。賊勢不能立破也。要宜剛大其志氣。恢洪其度量。以拯救天下百姓為心。仰無愧於天。俯無忤於人。度事而為。審時而動。先謀

自治利而誘之。致而被之。何難而不可濟哉。惟陛下斷以恢復為事。則任恢復之人。以退守為事。則任退守之人。使各引其類。求其黨。一意施為。為陛下畢盡死力。庶乎不至於操持兩端。擇利自謀也。臣又竊譬之。父有痼病。其子欲以瞑眩之藥治之。而或者爭止焉。為或人之謀。疑其愛己。為子之謀。似乎不審。然而人各有心。姑取說悅。捨此違彼。所不慙焉。謂子為不盡忠乎。其父豈不過謬哉。今日侍陛下以還為臣之謀。無所任責。誠亦得計矣。為陛下國家之計。恐有所未至。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而不知其營否也。伏惟陛下裁赦。

浚論脩德以圖恢復疏曰。臣聞明主能受盡言。暗主以言為諱。臣幸遭遇陛下。不以臣為至愚。不肖。難亦未聽其說。臣倘不以死力陳。而猶回顧後患。是臣負陛下矣。故願盡區區之忠。烏乎。尚忍言之哉。今

吾之二帝宗族。遠處沙漠之地。憂憤無聊。可知而知。輕侮肆辱。可思而見。臣嘗屈指而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雖云歲奉之牛種。時遺之粟帛。數既不多。安能充養。彼其狼虎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此尚以陛下總師于南。不敢遽加無禮耳。嗚呼。陛下異時之事。一或差跌。禍有可勝言者乎。臣自富平既敗。分膏斧鉞。陛下於隣其心。不以勞鼓。臣幸復見天日。陛下之惠也。今事雖有可為之機。理未有先勝之道。含糊畏默。終不以言。而僥倖於一勝。富平之事。將復見於今日矣。豈惟上辱陛下。抑亦辱臣之身。臣願披肝膽。露心腹。為陛下言之。夫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夫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虜叛歸服。未旋踵而四海定矣。故人君之道。莫先乎正心脩身。以感格天下之心。然而。是豈可以偽為哉。一毫有善。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頑吏不忘。寢食之間。

父兄在念。則忠義之士當思有以共憤雪耻矣。吾君言動舉措皆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教化必行於吳日矣。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諧言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道義之說。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其職矣。吾君棄珠玉。絕弄好。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夫如是。則將帥之心。日益以壯。士卒之心。日益以奮。天下四海之心。日益以歸。彼將曰。吾君之所為如此。所行如此。醜虜不道。尚肆吞噬。曷不共力。而同濟事功哉。夷狄之人。雖號荒服。蓋亦心知善惡。非若禽獸全無知識也。聞陛下之威德。知中國之理直。則氣龍志喪。小大雖異。戰未必力。衆未必同。如此。陛下何為而不可。何事而不成乎。嗚呼。事或有一不然。疑惑之說。毫髮著見於外。天下之人。口不敢言。心則敢怒。異時事乘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救矣。蓋隙一見於此。心已

生於彼。不易之道。為人上者。其可不畏而戒之耶。且自古為君之難。非獨今日也。或一言之失。或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殘。陳兵闕下。旁引他詞。其鑑不遠也。今祖宗傳陛下以二百年之基業。而陛下聖德日躋。學問日廣。斷然脩其在己者。遂可以致帝王之治。何憚而不勉之耶。知臣備位宰輔。受美祿。享重名。豈不欲懷嘉觀。望因循度日。以全其身哉。顧以異時身無死所。且蒙誤國惡聲。則為臣莫大之醜。故寧盡言而得罪於今日也。不識陛下能恕而容之於後日乎。陛下果能容之。而欲以至誠行其事。臣將繼此而一二以獻焉。諫又奏曰。臣伏見近報罷諸路檢察財用官。并福建江西路收買銅毛。亦皆任罷。臣仰惟陛下仁民愛物。事每謹微。雖帝王之用心。不過是也。然臣區區之意。竊以為天下之勢有緩急。天下之事有輕重。急

其所緩重其所輕。則顛沛於末流。而害之加於百姓。有不可勝言矣。臣嘗謂天下大計。譬如人之一身。方安平無事之時。恬淡虛靜。調養元真是以保天。和享壽考。不幸而養治失素。痼疾已成。邪氣侵凌。日甚一日。苟非瞑眩之藥。毒而治之。臣恐元氣既失。必無還生之理。今天下之勢。衆所共知。倘不思拯溺救焚之策。以保吾民。豈不終至危殆耶。臣非不知夫捐器甲而不備。捨弓矢而不造。羽毛不傷。身車不葺。漚運不督。激賞不施。可以裕民力。足財用。崇虛譽。靖國人。然而燕虜之禍。近在腹心。一旦緩急。誰任其責。將棄吾赤子而避之乎。亦將驅士卒而與之爭乎。若欲驅士卒而與之爭。即如前所陳。闕一不可。此數者。固非天降地出。出於民力而已。安有事借民力。而無毫髮之擾者哉。夫合天下百姓之力。除天下百姓之害。而措之安平之域。雖湯武復生。無以易此也。願取之均平。無或苛虐。使錙銖寸粒。遂以為

民斯善矣。且商周之君。當桀紂之時。退而脩德。以待天定。方是時。桀紂未嘗憑陵天下也。故能脩德以懷徕天下。歷時之久。得行其志。陞下上有父兄之讎。下有生民之責。虜之謀我。歲必一至。四海嗷嗷。未見休息。以事揆之。如黃帝之有蚩尤。漢高之有項籍。光武之於赤眉。王莽爭雄角力。曾不少暇。轉畧之間。存亡所傳。自非一大痛治。掃除其惡。推行仁德。與民更始。四海內外。何以獲安。且檢察之官。謹擇其人可也。以財用為不當。檢察非也。羽毛之實。謂申請措置之不善可也。併兩路而悉罷之。非也。不然。即天下之事。無一可為。姑束手端拱聽之而已。被操仁義繩墨之說者。正如人之有瘡。勢在膏肓。庸醫畏縮。方且戒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之。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為愛已也。乃若良醫。進剖腹洗腸之術。傍觀駭愕。指以為狂。迨疾良已。尚不免夫輕試之謗。自古掠美附衆者。得譽常多。而骨鯁當權者。

負謗常重。天下之事難如人意。大率如此。往者澶淵之役。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平之後。姦臣謂其輕棄萬衆。假此稽陪。近事之擊。使人傷憤。臣起廢放之中。蒙陛下。一心委用。願竭死力。以報恩德。雖此兩事。臣不預行。然傳聞紛紛。思之誠為可畏。萬一異時。事有大於此者。出衆人之不意。始徐起而議之。則敗事多矣。伏望陛下申明內外。更賜詳議。固是既定。事乃可為。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無責之人。言每輕。教。况乎懷私意。務搖動者乎。且靖康以來。借仁義愛民之言。以進說者。不知其幾人矣。其後都城之禍。渡江之後。生民塗炭。莫之紀極。官私事力。十去八九。愛民之意。其實安在。當時大臣。流離竄棄。雖死無益。而獻言陳說者。今尚保其妻孥。以安於田里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輒任國事。早夜以憂。必欲盡力而為之。然而事之成敗。猶恐未保。倘於此含糊首鼠。誤陛下決矣。伏望聖慈。察臣之

心。苟所見邪僻。不可信用。臣自此入觀天光。即乞骸骨。歸養其親。身冒犯天威。無任震恐。

浚論和戰利害。疏曰。臣夙負大罪。自謂必死瘴癘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憐之。保全之。死骨復生。盡出聖神之造。自今已往。皆已死之日。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苦塊中。安敢恣然。遂忘陛下恩德。且顧惜一已。而默不出一言。庶幾有補萬一哉。惟陛下察其用心。恕之而已。臣聞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明。莫不欲其主之聖。莫不欲其主之名顯日月。功蓋宇宙。彼知夫國家安榮。則其身亦與有安榮。故犯顏逆耳。而不取辭也。姦臣不然。惟利之圖。不復他恤。導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陰肆其邪志。始則曲意媚順。而蔽欺人主之聰明。終則專事擅權。而潛移生殺之大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身滅家亡。族覆世絕。見於史冊。應應可攷。天下後世視之。曾大

豕之不如。彼果何所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思也。日者陛下法乾之剛而用以沉潛。施設中綏。天下四夷孰不畏服。是臣可言之秋也。臣疎遠不復預聞朝廷機事。而伏思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長久歟。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志臣烈將。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祖宗盛時。嘗與虜通好矣。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其事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為亂之酷。亘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可安。而不知自治之失也。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一日有聞。其捨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也。且虜嘗有弑立之舉。夫弑逆之人。天地所不容。人情所甚惡。

誠能任賢選能。脩德立政。斷然為吾之所當為。口不絕和。而實以勢臨之。彼必有瓦解之憂。借使虜不量度。輕為舉動。第堅壁清野。以避之。明示逆順。其衆自離。虜之危亡。可立而待。何則。人心不肯趨逆。而忘順也。假之五七年。而虜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用事。雖有賢智。莫知為陛下計矣。願陛下精思密謀。無忘朝夕。無使異日有噬臍之嘆。夫約和衰弱之時。謂不能久。而強虜之變。存生於內。則是天贊陛下。違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之俯仰天地間。所以自立其身者。不過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義。不可斯頃少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生。親養已無所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為者。不過盡忠於陛下。顧雖頭目手足。有可捐棄。而為陛下用者。所不當顧惜。而况親達聖明。極力保全。恩德至大。使臣有懷私顧己。區情畏罪。慮禍之心。則是陛下不負臣。臣實負陛下。天地鬼神。其有容之哉。是以不顧嫌疑。不

避鼎鑊。不恤讒毀。為陛下陳之。陛下勿謂軍民之心為可忽。忠良之言為可喜。夫治天下。譬持瞿水。一決而潰。有不可收拾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年六十。死亡無日。非若紛紛者。互持和戰之說。惟恐其說之不勝。而身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久遠之圖。臣知為陛下國家計耳。陛下安榮。臣亦與有安榮。臣之自謀。亦豈為不審耶。幸未死。得終禮制。陛下不以臣為愚。而卒棄之。願陛下許臣居巖壑間。賜之屋三十楹。田三十頃。俾得優游養病。田野間。為陛下謀畫心腹之臣。以畢盡愚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廣乾坤之度。以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耻。父兄宗族之讐。盛德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見之。臣不勝大願。

浚又上言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填溝壑。終無以仰報萬一。思得以展盡所懷。瞑目無憾。臣嘗病夫

世儒。掌於和戰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為一事。或者竊儒為名。不知經史之心。切切焉利祿是圖。而有以欺惑陛下之聽。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虜懷貳。以自封殖其家。黃鼓曲說。愚弄天下。敢畢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于秋冬。則無以敷榮之于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而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况時丁艱難。而可忽略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為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也。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文王避狄矣。築室于岐。未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而卒伐之。詩曰。昆夷斂矣。維其喙矣。越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彼皆翕之手。始而張之。

乎。汲汲乎德政備立。而以生利天下為心。未嘗恃和為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嘗與項羽和。歸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良平進言。今楚兵器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無間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謂可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陵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天下初定。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其首。海內始安焉。豈非以和為權而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於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初若有深謀者。然考其君臣所為。名實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戾。權移於下。政亂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

之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賦歛。累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為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須求陵侮。自甚一日。後嗣不勝其怒。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而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豈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強其國。急急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為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為天下後世嗤笑。凡言君臣委靡不振。服役夷狄者。必曰石晉云。臣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孝心純一。即位以來。簡用實材。虜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且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圖利。乃欲翦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開暇之時。怠傲是務。德政俱廢。

而專於異已之去。志果安在哉。夫虜日夕所願望者。欲我之忠良淪沒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體。其氣不復振作耳。欲我之懷於宴安。以甘于醜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畢為之。不幾乎與虜為地。歟。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于君。而天人之心。重惡之如此。且彼曾不思夫虜之於我。其愛之而和平。其有餘力而肯和平。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平。其欲圖之於後。而和平。臣謂虜有大難。大怨不可復合。譬夫一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酋帥攜離。人心睽異。姑為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回江。誰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昏庸姦賊之人。暴於富貴。闇於政事。曾無尺寸之效。以上報於國家。毫髮之惠。以下及於百姓。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歛珍貨。以獨厚於私室。為身謀。為子孫謀。而不知為陛下謀。不知為

國家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十餘年。以誤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脩。國勢不立。而專欲責成。受命於虜。遂足以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與奪。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此甚可痛恨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難。何自而成。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國亦危亡而已矣。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固社稷。天下幸甚。臣竊料前日用事者。獻議於陛下。不過曰。以我之和。而虜之變難。荐生是欺天之說也。虜相殘之釁。其未有素。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向使國家德政備乎上。威令加乎下。虜之變難。豈不有大於此。而我不世之耻。庶幾其可雪乎。又不過曰。姑少遲之。更俟其亂。此蓋度其身之必不可辦。任大事。相與為叨竊苟且計而已。非國家計也。萬一虜有人焉。定其亂而強其國。

臣恐當是時陛下不得一夕安枕矣。古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機事之來，間不容髮。此四者，今日之謂也。願陛下體道之權，外示順聽，一一從之。於今及春陽用事，與廊廟大臣圖回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不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絕，含毒忍死，其亡無日，徒能為陛下言之而已。臣又伏思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有不能及。恭惟皇帝陛下，秉乾剛之資，而輔以緝熙之學，尚為而不成，何治而不至。願陛下克其志氣，擴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是之從，以選賢才，以脩德政，以承業天下幸甚。

浚奏恢復事宜曰：臣伏觀聖旨指揮，令沿江諸大帥監司帥守各條陳目今進討恢復事宜，合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聞奏。此陛下

燕覽衆智，明目達聰之義也。天下幸甚。臣不自量，嘗以河東陝西之策上浚天聽，伏想已達聽覽。竊惟今日之事，當自陝西河東山東始，以觀其變，以度其勢。然後因時而應，似為得宜。臣仰惟陛下好生之德，格于天地，賊虜不道，自取殄滅。此天心也。誠可為天下大慶。然臣嘗觀唐安祿山之亂，慶緒史思明繼之，稱兵為虐，亦既數年。緣九節度之師，節度不一，心腹不相得，一敗不振，使之及此。誠可為龜鑑也。臣自入本路界，早夜詢問江淮目今民力軍勢之實，百姓困於征役，科歛頻繁，頗不聊生。軍馬疲於道路，飢疾相仍，殘死者衆。民多流離，軍有愁歎，將或驕而不武，兵或分而不協。臣願陛下厚撫軍民，亟施恩惠，固結其心，振作其氣。謹簡將帥，大脩軍政，乘此機會，掃除大難。陛下略細務，罷常程，去冗食，專意馬上之治，除天下之大害，與天下之大利。如祖宗創業之初，則中興之業，盛大無窮。功績之隆，震耀前

古。國陛下之所優為。臣愚無識。嘗誤國事。每自震懼。顧何足以補萬一。區區愚忠。不忍少隱。當否未嘗惟陛下寬赦。采擇不勝幸甚。

後論歸正人利害。疏曰。臣竊惟自昔創業中興之君。圖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舊撫之民。為之用也。攷其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羣盜。或得之降虜。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虛懷大度。仰憑天道。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馴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繆。蓋亦天命之所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衆。孰不可疑。而况他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濟。若處之失當。反激其怒。他日人自為敵。未易可圖。計之出此。豈不誤哉。雖然。臣知此非陛下意也。蓋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比固陋之士。始為保身全家之謀。唯恐大江以南萬一生事耳。至於刺客間

起。固容有之。不可不防。然亦安可以此因噎廢食也。死生有命。當貴在天。聖賢豈虛語乎。臣之幕屬。固有力持此議者。臣蓋嘗深關之。伏乞睿照。

浚又論招納歸正人利害。疏曰。今月初二日。司農寺丞史正志到建康。伏領御筆。慶分。臣不勝感懼。惟歸正一事。臣日夜思念。至熟不敢少忽也。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眾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為樞密。參贊軍事。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捍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絕之事。有大不可者。臣不避誅責。敢條列于後。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變。為寇為讎。內則為虜。用外則為我寇。二也。今日慶分既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迹既絕。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勅為而遣。三也。

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而棄絕之。不得衣食。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歲用兵。大軍奔馳。疾疫死亡。十之四五。墜下。慨念及此。既望諸將各使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指江浙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羸弱。多不堪用。若非取兵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臣自叨任使事。即為二說。以盡其情。其一。山寨之首領。未歸。厚加犒勞。使持帛書。遣往撫諭。本處山寨。各安居耕種。毋輟生事。以待王師。其二。許令充應募。考之選。若有官借補之人。不肯與效用為列。即以忠義從軍之名。處之。各令準備。差出間探。及學習弓弩。以就行列。今近二百餘人。其携家而來者。老弱不任軍用。則分撥荒田。借貸錢糧。俾為屯守之計。區區不敢少容私意於其間。惟此一事。所係甚重。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仰惟陛下聖明。仁孝英武。有太祖太宗之遺風。思欲拯生民之厄。雪廟社之恥。國家所係。人心為本。陛下恢洪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祐。其理必然。天下幸甚。

浚又論泗州事宜。疏曰。臣竊聞虜人有燕山自立者。偽赦傳聞。大略可見。此天付陛下以恢復之日也。目今事宜。臣愚以為宜召募有智辯。使臣數輩。持主事宰執書。反復詳列。俾切中其心。庶幾祖宗故地。不待血刃。可復得之。仰惟陛下。早夜整兵。訓戒命帥。擇將聚糧儲財。以待機會。中興之業。其必有成。臣又伏見淮東泗州。在今日最為要害之地。若得一智勇兼長之將。以步騎五千。近日未經戰戍者。使守其中。此可以通京師。東可以通山東。西可以通陳蔡。英雄豪傑。其必有環應而起者。第與之深結。勿用輕復城邑。它日大兵一出。嚮導既得。人心既歸。孰不響應。惟是擇任不可不謹。臣智識淺短。特以荷陛

下恩遇夙夜殫竭不敢不盡其誠陛下不以為罪自茲機事之來。臣當次第具所見以進。用備采擇之末。伏惟聖慈貸其狂悖。不勝幸甚。波又論撫恤淮漢兵民。及經理陝西河東事宜。疏曰。臣竊見淮西虜人以聖駕俯臨。大兵四出。引眾遁去。其勢必為北歸計。臣竊伏思之。虜人悖逆天道。率脅醜類。來涉吾境。眾叛親離。旋被殺戮。天之相佑。國家天啓昌期。可謂甚著。茲蓋皇帝陛下執柔剛之權。惟其時中。盡仁孝之誠。有以上格。自信此心。終獲其應。願茲機會。誠大有為之秋也。天下幸甚。臣待罪藩方。望屬車之塵。不遠數舍。歡共之餘。反復深念。其敢不盡。竊以天意人事。推之。今日為恢復之時。且無疑矣。雖然。恢復所宜詳講周慮。使出萬全。臣愚以為未遠之道。先自近始。為今之計。恐宜以撫養根本為急務也。惟自夏迄冬。五漢 淮之間。只疲往來。民困饋運。若復大舉。深追誠恐所得未幾。而我之事力益覺其

弊。借使河南之地。即盡得之。秋風既高。鐵騎萬一復來。不測不虞。恐或一城差跌。百姓必重被其毒。孤中帛歸戴之心。遲海內平寧之望。臣故願陛下孜孜於撫兵恤民之事。俾江漢兩淮得少休息。於三兩月間。圖回經略之心。則點運而亟行之。頻遣間使求歸故地。以察其情。以觀其勢。以急其志。以回其心。廣陛下好生至德。使諸國之人。皆知愛慕。而坐銷其精兵勇夫。起我復戰之意。時發檄文。責任將帥。指撫中原。其間豪傑。自樂輸情。獨陝西河東形勢所在。厥今可以進為。伏乞更勤神算。以時授之。俾先駐險地。常為大敵復臨之計。山東海道亦宜一大措置。付以成謀。據天下之要。既海道之衝。左牽右引。使支梧之不暇。而後使人之辭得伸。其說縱其未從。吾之勢力亦足以平定中原矣。伏惟睿算。固已洞燭區區。愚見何補萬分。仰乞特賜采擇。不勝幸甚。

浚又上經理淮甸疏曰。臣竊惟虜人退兵之後。士馬物故幾半。使馬
長江之志固未敢萌也。而用事羣酋人各有心。日夜備具。似有欲窺
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昔日西北之士。所存
無幾。而又去歲捍禦大敵。傷折迭亡。繼以病死。十亦四五。馬固同之。
以今歲事力。比量酌度。天人知其為弱也。議者或欲弭兵息民。以治
在我。此說近是也。誠恐虜之圖事。未肯但已。一旦倉卒。何以待之。又
況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仗。然則乘機及時。內
堅守備。外疑敵心。左牽右制。使之首尾奔趨。人情搖動。斯為成算。不
可忽也。淮甸要處。我不先圖。異日強虜起侮。浚先據形勢。則事有
難處者矣。惟陛下其念之。臣愚不勝惓惓。

浚又論蕭宇等約降及恢復事宜疏曰。臣今月初七日。得翰林學士
史浩書。恭領御筆。慶分。臣愚荷陛下示以腹心。與謀至計。其敢不盡

誠。臣契勘宿州總管蕭宇。及蕭千戶。皆契丹之族屬。今其聞契丹之
盛。欲歸之心。想見甚切。其言誠實。誠如聖諭。臣見已選募得力心腹
人前去外。臣伏讀聖訓。將來秋深。以大兵繼之。來降則重賞。叛則破
之。陛下聖慮蓋得之矣。今當以兵臨境。約之使降。俟其從我。伴居先
鋒。同共破賊。若付之以兵。責成於宇等。恐它日有難制者。聖意素定。
臣謹當遵守。惟是定中原。圖恢復。非徒係之天時。亦須人事。克盡有
以副之。仰惟陛下兢兢脩德。誠意格天。必欲拯斯民之窮。復祖宗之
業。規模甚盛。然而朝廷承前日多事之後。綱紀未立。賞罰未明。人才
未集。法令未行。風俗未變。甲兵未備。財用未足。自治上策。猶不盡
厥人心。臣愚以為今日之幾。既不可失。所以圖之。當務酌中。庶幾萬
全。臣前日之奏。欲令吳璘固守德順。時為聲勢。掣制其西。復欲令淮
東之兵。循海而出。水陸漸進。搖動其東。彼之事勢。天際可見。然復復

以重兵進襄漢。只當以一二萬人糴兵許順。以示出奇。蓋彼處糧道難繼。不當更用重兵。恐之食退師。更沮軍勢。異時善後之策。莫若屯駐大軍於順昌。非惟糧道便利。屏蔽江淮。而與山東陝西聲勢相通。若河南之地盡歸於我。臨河郡邑。祇先選募。令自為守。我之大兵雲屯順昌。招來英豪。益壯軍勢。常為備具。以待其來。縱竭國達至。亦必有以破之矣。况其大勢既去。不能復來耶。臣所陳今日經常之理。當如是。若夫東北之人。雲合響應。與夫夷狄相攻。其勢驚感。此尤一時機會。雖事有決然者。而不敢預必。但當先為在我不可勝之計耳。臣衰遲淺學。尚足以補聖聰萬一。伏惟聖慈。更賜睿斷。特降宸諭。浚奏恢復事宜。臣老無能。為自蒙太上皇帝委用。既而陛下繼統。信任弥深。審計密圖。朝夕不替。臣於五月間。必欲廣運錢糧。冒險許准置之於西。正以事機之來。理不可失。今日誠有可為之時。獨師旅

單寡。賞予闕乏。將帥難得。不可冒昧一戰。以幸其成。所宜圖為萬全。左牽右制。徐為之應。若異時形勢自見。果有必取中原之圖。願陛下假臣以權。使得少効尺寸。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至於見可則進。知難則退。惟社稷之計是謀。惟生民之命是卹。此又臣區區素心。初不敢僥倖一時之動。貽悔後日也。伏乞聖慈。更賜睿照。

時詔問宰執方略。資政殿學士李昉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有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天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勣。王進。楊珪。史釐。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百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

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四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眾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筭。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之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地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苦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守以功名。自任如祖述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至虛內以

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做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築室及耕之計。以緩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為籌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蒞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敕榜。大畧謂因秋冬之交。開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

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籍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
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取將也。
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
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使外。餘僕從衣糧使自
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
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
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
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
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
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
意。先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為山寨。以自
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
民未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
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以江州郡以官舍居
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日。其能自營為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
宜任使。勿但糜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
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投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九

經國

宋高宗紹興間。虞允文上言曰。臣聞國勢有強弱。人心有向背。而天下之理有順逆。理之順。人心之所嚮也。勢雖弱而可以強。故有以百里之地而興王。一旅之衆撥亂世而反之正者。能用吾之順以應彼之逆而已。彼以其虐。吾則應之以寬。彼以其奢。吾則應之以儉。彼黷於貨利。吾則應之以無欲。彼窮其力。後吾則應之以不擾。一順一逆之間。而向背自分。四海之大。可使一心也。世之人以斧折薪。以錐鑿石。可以必克矣。然不得其理。則斧可銹。薪不可破。錐可折。石不可鑿。而謂虜挾強勢。用逆理。可得志於天下。振古未有也。臣觀今日之勢。天所以相陛下者甚厚。而陛下所以答天之休者。無不用其至。臣敢以今歲所親見者。粗言之。罷馳坊之冗費。減甲庫之雜稅。禁諸軍之

重役。細至於美瓜之獻。卻而不納。道路驢傳。以至感泣。臣愚猶欲望
陛下廣運茲德。緣其類而推之。凡冗費如駝坊者。雜務如甲庫者。諸
軍之弊。有大於重役者。外廷之獻。又有甚於美瓜者。願陛下必
禁。以次而施行之。蠹國害治之事。已盡矣。尚憂其未盡。宅中國大之
慮。可休矣。尚勤而勿休。一號令之行。煥然有以起天下之心。而作其
氣。臣將見四方萬里之外。莫不丕應。俟志而勢有所激。則弱者忘其
所以為弱。而強者失其所以為強。恢復之功。日月可冀。尚何遠虜窺
伺之憂哉。里語曰。盜欲入人之室。主人覺之。則盜無自而入矣。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髦髦孤忠。惟陛下幸擇。

胡宏上書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
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
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

地。遠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
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
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
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
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歎然而發。惻
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言可信矣。昔舜以匹
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
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感然有憂之。舉天下之
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
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
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
苦憂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

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臣之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噉。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比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耒歸兩宮。亦何誤邪。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販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棄誠

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痼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柩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推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

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柰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

知饒州李彌遜上奏曰。臣聞光武起南陽。二年而破新室。肅宗起靈武。一年而復兩京。元帝起建康。數月而君臣之禮定。遂成東晉之基。事雖不同。皆謀深志定。力行而不疑。故功效之成如此其速也。竊惟國家之患。振古未聞。天祐宋德。陛下興起於艱難之中。以陛下英睿神武。何啻並駕漢唐之君。而祖宗流澤。入人之深。比方數代。何啻相什百也。然閭時滋久。大勳未集者。良由聖志未定。廟謨未決。上下無所遵循。小大之臣。無路以自效也。爰自多事以來。朝廷雖未嘗不以攘夷狄為急。而前後議者。各私其說。以相矛盾。至和者以征討為敗。謀好攻者以守備為失計。彼是而此非。朝令而夕改。紛紜散亂。上紊

宸聽。猶豫不決。日復一日。而已迫防秋之期矣。故八九年間。排難解紛之不暇。其於恢復之圖。初未有定計也。求治效之成。難矣哉。夫千金之室。為巨室者。必先度方隅。正基陛。然後鳩工庀材。藩垣而棟宇之。則室成矣。不然。雖有良工。無所施其巧也。况天下之大。不正其基址。定其規模。而可為乎。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伏望陛下奮剛健勇智之德。考前古已行之事。酌今日當務之宜。斷自宸衷。定其規模。而力圖之。姦言浮議。排斥不用。上志既定。然後詢謀一二同心之臣。任之勿疑。責以成效。恢復境土。歲月可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為而成。亦未有為而不成者也。古人有言。患莫大於以為不足為。而不為。願陛下早圖之。

彌遜又上奏曰。臣聞易曰。介如石。不終日。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天下之事。方其臨機應變。間不容髮。朝聞而

夕行猶恐失之。至於恢遠圖振長策。雖謀百世之後。非先其根芽。封植而長養之。不能成功。故不俟終日。不以為速。期月三年之間。不以為久。為國者不可偏廢也。國家靖康之末。法度大壞。陛下繼紹丕圖。日新庶政。當如創業之初。條舉而叙行之。然夷狄盜賊。無有寧歲。盡心力而為之。僅救目前之急。其遠者大者。有所未暇。此亦臨機應變。隨時之義。不得已爾。而上下習熟。便謂當然。禦敵之外。一切不議。間有陳一說。論一事。利在歲月之後者。眾皆指為迂闊。非笑而詆訛之。朝廷因以為不急之務。置而不知。妨功害治。莫此為甚也。孟子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傳曰。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豈有為國之慮。不及三年之近乎。伏望陛下詔左右輔弼之臣。禦敵之暇。取社稷經遠之計。治安亂危之所係者。條具以進。陛下少加宸慮。審其先後緩急。而推行之。日摩月益。必有成效。上裨中

興之治。庶幾國有定安之期。民有休息之望。彌遜又上奏曰。臣聞圖治安者。忘艱難險阻之為勞。故終於逸樂而克成永世之基。溺宴安者。忽因循苟且之可慮。故急於閒暇而馴致一朝之患。在昔多事之時。人君未嘗不欲求安。而每至於顛隳離析者。樂於苟且而倦於艱難故也。仰惟陛下聰明睿智。負興衰撥亂之才。踐祚以來。焦心勞思。圖回治功。是宜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然而國步未寧。民居未奠。一有小警。上下騷動。陛下不得高枕於九重之中。臣所未喻也。豈尚或急於閒暇。而救焚接溺之策。不汲汲於朝夕耶。何以言之。臣竊觀累年寇退之後。中外熙然。便謂無事。朝廷有偃武之象。將帥思歸馬之期。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而求天下之安可乎。竊謂居文帝時。謂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今日方之

豈不為寒心哉。易於革除戎器。戒不虞於既濟。思患而預防之。居安慮危。猶不可緩。而况欲轉危為安乎。臣願陛下不以艱難險阻為甚勞。而以因循苟且為甚可慮。忘目前朝夕之娛。為社稷萬世長久之計。天下幸甚。

彌遜又上奏曰。臣近准大臣宣諭聖旨。令臣條具今日當行事件。臣惶恐震懼。罔知所措。自惟空疎。不識治體。何以仰副聖訓。輒罄愚衷。少布犬馬之誠。臣痛念國家多事。十有餘年。前後失圖。屢有改作。致誤陛下焦勞如此。未見成效。臣謹稽合公論。參酌事宜。今日規模。當急為自治之計。先令國勢日安日強。以圖恢復。方為萬全之策。安強之術。其目有六。一曰。固藩維以禦外侮。二曰。嚴禁衛以尊朝廷。三曰。練四方之兵以壯國勢。四曰。富國用以脩軍食。五曰。收民心以固根本。六曰。擇守帥以責實效。信能行此六者。則一年而安。三年而強。然

後資閩廣之利。以守淮南。積四川之財。以窺關陝。政事既修。舉則必勝。不然。按兵固守。傳檄遣問。遠者自至。惟陛下用之爾。然臣之所陳。拯危救亂之策。難以循守故常。當如創業之初為之。先須陛下聖慮深思。熟計灼見利害。確然不疑。必欲力行。不為浮議所搖。方可擇人以任之。數年之間。可見成效。良以國勢空虛危弱。至此已甚。不以持久。不能有成。若但應目前。以為迂闊而不為。孟子論三年之艾。政可為比。陛下既欲力行。而又委任得人。則於聽言之際。尤不可不審也。蓋興大利。必有小害。圖遠業。必無近功。類非眾人所能窺測。兼立言者甚易。立事者至難。若事有小害。輒罷。人有小失。輒廢。一守前日之轍。臣恐徒養小惠。有害陛下安危大計。日復一日。事無立期。加以數年。天下有不可勝慮者矣。臣冒瀆聖聰。罪不容誅。伏望聖慈。察臣區區之忠。不敢愛身上。酬天地生成之賜。貸臣萬死。使得少圖報效。臣

不勝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兵部侍郎王庶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曰。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

岳飛為太尉。後幸建康。以王德用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

此舉。帝咨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會與張浚不協。乞終身喪。詔強起慰遣之。飛因奏曰。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婦。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用命。未報而鄴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聞執一隅之見。偏信自守者。謂之眾人。見善則改。惟義之適者。謂之智人。通流變化。不可測知者。謂之聖人。惟聖人之見。高出一世之上。故能宰制籠絡。御天下而為之主。臣謂和議高世之見。陛下得之矣。何則。虜人虐犯中國。禍毒流布。則號呼怨恨。思欲犁庭而報耻者。眾人之所同也。而有智者。不以為然。願我

之勢。既未可與為敵。料彼之情。猶不敢以為信。則早辭。遂意。姑曰從之者。智士之所同也。而陛下不以為然。陛下之意。決謂虜人之心。在於休兵。河南之地。必以歸我。故於衆論。猶豫之時。守以明明。不回之斷。所以得陝。得洛。得汴。又得禁軍弓箭手。以備西入之夏。得穀粟布帛。以寬出蜀之兵。可謂威舉矣。然而今也。迎請之使。半留半返。凡我所以懇祈于彼者。皆靳且遲。陛下於此。雖已有高世之見。然通流變化。區區臣子之心。尚有望於陛下焉。蓋虜今日之勢。非前日之勢也。我之勢。非前日之勢也。何以言之。昔為虜謀者。主為和好者也。而今為虜謀者。其和好非自己出也。然虜捨河南之地。歛跡而北。非其國中。內有牽制之患。外無及人之力。當未至此。則通和之議。彼豈遽變。第其謀國之臣。必不肯一遵前議。勢頃少示齟齬艱難之狀。然則我所以懇祈于彼者。能一請而遂。臣故曰。虜今日之勢。非前日之勢也。河南之民。方其陷沒。

日有懷朝廷之心。今其歸矣。日有失朝廷之憂。臣比見陝西兵民。具言虜無技能。用一人可當其四五。臣卜之曰。如是。則關陝當永無亡失之患。對曰。不然。朝廷主之。則虜為可敵。朝廷棄而不顧。則又復解散而已。嗚呼。殆真情也。使果有解散之患。其何以為國哉。臣故曰。我之勢。非前日之勢也。夫彼己之勢。皆有不同。則所以通虜人。所以保新疆者。必有道焉。靜而勿躁。緩而弗迫。堅忍以濟其誠。慮遠以防其變。如有須於我者。於其所可。酌中道以從之。於所不可。適辭意以違之。此通虜人之道也。定帥臣以專其託。通兵勢以示其形。料理三京。使其血脉相連。分委大將。使其號令相及。此保新疆之道也。剛中又上奏曰。臣聞人君之有天下。猶人之有四體也。人之四體。惟血氣浹洽。脈絡流通。然後疾病不生。一者有痞塞。則層理為之不禁。人君之天下。惟德意交孚。政事徧舉。然後危亂不作。一者廢隔。則綱

紀為之不貫。國家多故以來。江淮之北。陰邪之氣。結為癘疽。聚為痲者。不可勝數。賴陛下感動天地。強敵革心。和氣一通。而大河以南。妖沴平息。甚盛德也。臣今年四月。被旨為樞密院行府參謀官。渡江踰淮。道京洛。抵關陝。嘗為陛下詳觀今日天下之勢。關陝新復。而且遠。然其就緒也必易。三京去東南為近。然其就緒也尚難。關陝就緒矣。三京之力。又從而相接。則關陝之安久而可保。苟三京之力衰。故不振於中。則關陝孤絕。後當有可慮者。臣請備言之。陝西諸路。雖號新復。然得禁軍可四萬。皆壯勇善戰之人。是官不至於無兵也。弓箭手舊額一十四萬。今猶得六萬。是民尚可以為兵也。年穀既稔。房官中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共可以足一歲之食。是土地不全曠也。今又益之以秦鳳熙河出蜀之兵。宣撫使節制其間。有一旦之警。利兵據險。六經略趨走。而聞窺令未易窺也。臣故曰。就緒為易。惟洛陽百

戰之餘。凋殘尤甚。其西則陝府為鄰。陝自李彥偁死守。虜悉力取之。民無噍類。其東則汴京應天府一帶。久為劉豫兇焰所焚。焦痛未蘇。三京戶口。今計雖僅四十萬。比平時不能十分之三。近又緣屯田司收其已租之田。追其元買農具。公私相礙。宿麥不入土。民力殊困。論其地勢。則平川通道。未見藩籬。無一兵可以受甲。無一家可以輸上。孤城乍聚之衆。不相統屬。豐隙之所易生。臣故曰。就緒為難。夫關陝先就緒。而三京不能振起。則朝廷之德意。政事痞塞于數千里之間。有如盜賊蒙死徽幸。乘執事之不備。則潼關以西。不過自能保守。當無氣力相援。紀綱廢隔。豈不再貽關陝之憂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所以保養三京之道。選任名德重望之古。置之要郡。審擇材猷。敏博之吏。使為監司。增廣戍兵。而謹備不虞。精究屯田。而俾民安業。使朝廷和氣自東南達乎西北。中間血氣浹洽。脉絡流通。起居食

息日就安穩則事功之興起未易量也。苟惟不然。庸理不禁。復有受病之處不治。將深矣。

剛中又論東南根本。疏曰。臣聞第五琦獨見肅宗於彭茂原。奏言。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財賦所出。江淮為淵。臣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谷。肅宗悅之。臣不識陛下以肅宗之悅琦為是耶。非耶。陛下見肅宗之非。則臣不復論。若以為是。則臣欲有言。夫西北有亂。藉東南為根本。奈何欲先搖其本以徇西北乎。國家兩宮遠狩中原未復。生靈日望陛下出之於塗炭。謂可棄西北而不顧者。非也。而又人心久而不收。則離德澤久而不繼。則竭儲竊之勢。豈可容其燔結漸牢。謂可棄西北而不顧者。非也。知以西北為念。力守其說而不忘經營。則濟矣。謂可困東南以徇西北者。亦非也。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西北之民。以東南為裕。則如水就下。雖萬折而必至。若東南自有愁嘆之

苦。彼何所慕而歸乎。大抵事不可令再失策。今陛下親撫六師。大臣統護。將展力共洗前日退避失策之悔。則天下幸甚。不然。槃水一跌。恐無有再能收拾者。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自去冬建議移蹕。論者是非相半。或謂建康阻江為固。有如胡馬激幸萬一。則受敵在先。非百司安枕之地。故以幸浙西為是。或謂士卒之氣恃朝廷進退為強弱。進尺則有賣勇之望。退寸則有解體之憂。故以幸浙西為非。臣皆以為不然也。古人之言曰。人君門庭遠於千里。堂下遠於萬里。必待近而後理。則其遠已如此。身臨戎馬者。便足以為治乎。又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見四海。必謂遠者難治。則易亦如此。決勝千里者。亦豈不然哉。鄰有堅敵。士未解鞍。或進或退。觀時應變。此未足以定是非。而恐是非在其後也。使朝廷謀慮足以料敵。賞罰足以使人。雖走一函之書。

可以驅三軍於水火。孰謂捨建康而不可以制勝。人亦不得而非之矣。使防閑失計。外侮可入。則一馬朝渡。暮即東南。何臨安之可保。吾亦安能獨是哉。為今之計。要當保其所謂是。無使為人所非也。乘輿還臨安矣。得衛亦臨安矣。百司庶府皆臨安矣。朝廷以為安且治邪。其以為未然邪。陛下與二三大臣密勿之意。以為未治未安。夙夜圖畫。如是守淮。如是守江。何地置兵。何人應敵。上下同心。不置中原於度外。如是則豈害中興之功。陛下與二三大臣以為已治已安。兵自此可以漸息。民自此可以少休。虜人不復來。東南不復擾。我在堂奧。藩籬已自可託。如是則臣恐不能無後日之悔。二若朝廷當自知所擇矣。陛下豈不見鑿輅所臨。州里老人攜子抱孫。駢肩跣足。如見父母。其鞠育保全之道。陛下宜有以勉之。董仲舒曰。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不勝區區之心。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比者虜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國家數年蟄屈待時之氣。一旦又詠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者。咸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可回。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難之。而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否相濟。社稷之福。雷同之論。古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寧使衆智畢陳。可否相反。而不欲上下諛悅雷同而相比。寧使發揚宣布。憊愚而面折。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頽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裁應事機。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虛心容納之。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無收之美。而事亦無適而不得其當也。虜人之恨。臣子緘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力。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之機。雖不可不投。患亦不得不慮。虜乃肯關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我亦何辭而峻絕之乎。絕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有揚旌

電掃間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絕使者而後。可以有為乎。故專意不與虜和者。臣知其言必偏勝而難聽。雖然。夫方醫人。豈有無因而自己。虎方得肉。必不無故而捨之。驕虜狂悖。種種如意。今一旦欲還我已捐之地。歸我已棄之民。是未可信也。而又妖祥變恠。詭詐反覆之士。無世無之。亦不可不察。故專意不與虜和者。其言雖偏勝過直。臣謂陛下正當虚心容納。而守以中平至當之道也。中平之道。法當何如。亦曰應之而已。好言善意。我姑領之。秣馬按兵。靜觀其變。所以守江。所以守淮者。論之宜加詳。所以取中原。所以圖恢復者。念之宜益深。使天意悔禍。吾則與億萬生靈同享其福。虜情叵測。吾則與三軍將士常自有備。矧又時移事異。勢已不同。當不至如前日歛手入其計中也。道理明甚。而人情不免於疑者。正以未知朝廷信與不信為如何爾。朝廷以虜為必信。而善鄰之望在於朝夕。則論

者之言。恐或可采。不以為信。而姑曰從之。則以弱應強。在理為順。以誠待詐。於我無損。論者雖過。陛下自可優容之。古人有言。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橫槊。以有天下。虜人情偽。何待馬援言之。然後在於目中。聽言定計。當亦審矣。踈遠之臣。懷區區不自已之意。上瀆天威。惟陛下幸赦其愚。

剛中又上奏曰。臣今月十九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虜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己之言。則臣子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虜爭者。非癡則愚。又况虜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虜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

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群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
屈己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縉者。有割土地者。
有北面而臣稱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
於金虜。土地為其所據。金縉子女為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而
臣稱之屈己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
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
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
如虜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
又要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
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
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儻未以為信。試呼一二大將問之。
彼不至為齟齬。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

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強敵
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貽愕相顧。觸藩而
返。則結讎造怨。益不淺淺。曷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
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弗辱願憐
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未如之何
也已。然後督勵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
役。臣恐虜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欲謝使
者。必先呼集大將。更命各與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
心諉之曰。強虜邀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虜
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即有邊陲之警。孰為吾當
之。彼如恍惚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臣
不敢遠引前代鋪叙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

為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之。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聞虜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論皆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可成。此至幸也。然衆皆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垂成之事。亦復可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虜所求出於平易。其事必成。虜所求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謀畫可以繼進。事之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幾然禍福之原。不可差以毫釐者。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虜求我以甚難。則和議之敗。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虜人也。二則激怒於國中。有一于此。非但和議之不成。蓋亦產禍之甚速。臣請試言其略。朝廷若曰虜不可從。必峻辭而拒之。虜必曰稱臣者汝也。請和者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也。今遽云爾。是我不給汝。而汝復無信也。其激怒將如何。和議當自

是敗矣。朝廷若曰虜不可違。悉俛首聽之。國中必曰是無中夏也。是棄君尊也。是忘宗廟也。雖有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口。其激怒又如何。和議亦敗矣。為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之論。調諒其間。其從之也。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辭也。不使激怒於虜人。周旋曲折。以就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矣。雖然。適中之舉。要在勿速。有如未就。益擇善議論之士。熟為使者開陳道理。使其心解意悅。共擇兩平之道。守而行之。仍曉然令內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無不濟。漢韓安國有言。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側聞咸平二年。章聖皇帝謂曹彬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朕屈節為天下蒼生。然又須執綱紀。存大體。即為久遠之利。陛下欲謀事就祖。其法章聖之意而已矣。郵支求侍子。漢議遣谷吉送至庭。貢禹持不可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先儒謂節制之。不求稱其欲也。陛下欲占古語。其合春

秋之義而已矣。陛下孝友之心。感天地而動金石。微臣區區之意。惟恐朝廷行之失當。有害成議。其數以和議為言者。乃所以欲和議之成也。陛下怒其愚否。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為憂。中則民庶以為憂。今則將帥以為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有失策。方朝夕為陛下同心謀慮。共圖善後之計。初以為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為舒卷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迫。聞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洶洶如風濤雨。朝廷但知今日某人入館議事。明日某人入內奏稟。而不知士卒竊竊之言。日益憤激。以其為患。不可不慮也。蓋陛下間關之初。收拾西北流離之士。拔為將帥。分置軍旅。相倚為安危者。踰十年矣。曰虜騎入邊。詔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賊據險。詔使招捕者。諸將也。諸將願雖未能以大功名自見。然其所

以事陛下者甚久且勤。今陛下一旦欲成和議。虜使在館。曾未與諸將道其曲折。寧不使其疑且憂歟。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輩平時不能相與展力。今乃使君父至於屈已降氣。則懷厚恩而感激者。必至於自慙。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用。而朝廷自是漸至於相忘。則防後患而危疑者。必至於自恐。使諸將慙且恐。其終不為朝廷憂者。無是理也。臣愚謂此後。勢當選擇大臣。別作措畫。以繫諸將之心。目今且當分遣官吏。密宣詔旨。以慰諸將之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虜使北去之後。議之未晚。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諸將之意。則勢有不可緩者。陛下誠即日遣人分詣諸屯。喻以至意。使知朝廷施設。皆無過當。事成則與汝等彊兵積粟。漸為進守之計。不成則與汝等鞠旅陳師。圖為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偽相半。然皆不捨汝以一圖功也。如是則將

帥安而群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盡良弓藏。今日豈陛下藏弓時乎。愚瞽之計，願陛下即施行之，勿以為疑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累具奏稟講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陛下亦頗采納其說，謂北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勝幸甚。今者如聞虜書緘藏，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大害。惟於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齊楚交善之國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給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絕齊。楚王大說，群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且先出地，後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詈齊王，絕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謂楚使

曰：從某至某，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又有甚焉者。夫不因謀慮，未勞師旅，而虜欲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絕齊，虜欲使我受詔，使楚絕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墮其計而孤旁援，為禍猶淺。墮其計而伐本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絕齊。然而秦不肯也。今使虜先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而後奉詔，則虜亦不肯矣。軫恐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後。求五事為虜所給，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絕之。然而上之百執，下之國人，皆紆回曲折，共為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絕之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為疑也。陛下孝友之性，動天地而感金石，釀酒奉觴，日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

言其害。止欲陛下以為疑而少嘗之爾。何則。虜見吾今日朝廷氣力稍強。號令漸一。以地勢言之。則又據長江而擁襄漢。彼與其涉遠勞師。而容有後害。曷若設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淺。然萬有一焉者。彼或夷狄相攻。族類內潰。欲有中原而患力之不足。欲平故怨。而念恩之無從。則草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嘗之之時也。少嘗之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領其善意。汝封一函紙。奉吾謹待爾使。欽聽爾言。可從。則致禮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今虜使就館踰數日。必欲屈陛下為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此豈謂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罵齊而自絕也。然亦猶賈操寄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售。願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此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

其害事。苟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為天下後世笑而已。幾微之禍。有不可測者。仰惟哀憐。臣子之心。而俯聽之。臣不勝懇祈之切。剛中又上奏曰。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等盡力取虜書。納入。方為今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虜書者。但欲為虜使作道地爾。恐書至而我不屈。則虜或以為未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偕入。置使者幕中。大臣授書入之。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雖書入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天下所同見。陛下勿謂禁密之中。可以潛行。天日之表。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或謂臣曰。陛下為親屈。傳之天下。何害。臣應之曰。親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惠。天下不敢議。正恐

親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尔。又或謂臣曰。彼諾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為在彼。於我無愧。是又不然。墮其計則解體喪氣。精銳銷悞。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虜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蒼蒼悔禍。事寧可知。臣又應之曰。用謀者戎虜之常情。革盡者古今之萬一。立國之道。以守常為正。而不可以僥倖為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者。未嘗不慮其再興也。若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慮越者如何。曰。汝忘魯稽之耻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也。秦嘗破荆矣。後與荆人和。荆乃起為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為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誚其主。謂其不早成王業者。良由不絕滅荆魏。而使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由是觀之。戎虜之情。真可畏哉。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德澤在人。強

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尔。一書遠來。未見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乃信之全乎。陛下為親而意切。天下念而心危矣。臣又得之王倫。謂虜後日有南北羈縻之請。此尤不可之大者。一言許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議和之初。未嘗遠慮。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之時。遂至無畫。今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陛下稍回聖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矣。民力窮矣。人心危矣。更令失計。悔將如何。伏望憫臣。懇懇察臣。疎淺。但見人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切。剛中又上奏曰。臣聞自下廟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瀆。非得已之計。竭陳愚悃。仰冒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利害數千百言。大要欲得和議不敗。天子不屈而已。昨與臺諫乞令專委王倫取虜書。納入陛下

念祖宗存大體之訓。是古人犯衆怒之言。俯從其計。事已獲濟。不勝幸甚。然臣尚有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妄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請。臣所憂也。果有是耶。其不然耶。今復不正其始。則他時從違無策。利害益深矣。臣料陛下旦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議。大抵虜有所欲。寧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以歸曲也。如聞朝廷亦嘗扣問驛客所有羈縻之人。欲於何時交付。臣謂審之是也。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為虜言。如某等人可還。如某等人不可得。開言創意。宜懷遠圖。勿謂事未至而謾云也。且如今來許我者。事事皆得。籍兵之虜。而可遣乎。臣請備論之。通和之後。其割以還我者。必止是空地。無府庫也。無桑棗也。無蓄聚也。無大姓豪民也。梗莽丘壠之間。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強壯可戰鬪之人。郡縣既開。東南虛匱。籍兵之虜。平時倚以為用者。又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

解散。不待立六國後。而人各指其故鄉矣。可不念哉。和議既成。萬端借起。凡有措畫。便當為經久之計。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說者謂數年早屈。祈哀自請。追敵國專使來臨。許以通好。豈容輕失其意。他時虜遣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內顧財用。自知不足。外督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虞。此陛下之所慮也。紀綱散矣。士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復不能保。得土地而復不能定。大河之南。藩籬蕩然。始失元氣之人。忽忽待盡。此臣子之慮也。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臣子之所慮。苟至其時。則無策矣。審量輕重。願久圖遠。惟聖心加察焉。臣聞爵祿者。厲世之具也。陛下操爵祿而欲有為。何所不可。然群言交入。衆智紛然。好謀能聽。此前史所以獨稱於漢祖。蓋事方危疑。國論未定。必有揣摩傳會之士。投隙而進。其心雖上欲獵取陛下之爵祿。而不知禍毒可流於天下。惟陛下禁其萌焉。臺諫天子以為耳。

目。臣雖愚陋。不足以當陛下視聽之責。斷不敢導君父以姦聲惡色也。感激言存。至於流涕。冒瀆天威。罪在不赦。

剛中又上奏曰。臣伏見虜人敗約。中外不以為憂。而為喜。虜逆天太甚。養禍弥深。變已和之議。而神必誅。驅久戰之兵。而人極怨。措身危絕之地。行師盛夏之中。茲故可以無憂。陛下以孝悌之至。雖從其請。初未嘗為屈已太過之事也。根本不移。藩籬如故。比前日實無所損。而敵人受其困。茲故可以為喜。夫舉大事者在酌民情。中外之情如是。勝負之形形矣。然區區之愚。憂喜猶交戰也。陛下精兵勁甲。需險有年。今欲震發沉潛。布昭聖武。則檄書一行。萬物吐氣。其誰敢敵。臣固安得不為喜。然用兵者如槃水在槃。臨敵者如養虎遺患。惟持重可以鎮物。惟果斷可以成功。旋踵之間。禍福相倚。臣亦安得不為憂。又念黠虜多計。善為妖祥。稍覺失利。便能以甘言相悅。正恐他時將

帥鼓行。士卒用命。光華遊魂之日。或我師顏行不脩。小有萬一之虞。彼未必不再遣一介。持消釋憂憾之語。復相給弄。于斯時也。陛下持以斷然之志。不手。臣又安得不以為憂。持之不堅。行之不果。既已為強。又欲為弱。遲疑兩端之間。吾進無所鼓。退失所據。皆志士寒心之日也。臣又安得不以為憂。臣嘗精思深念。以為今日之事。雖感動士心。同力赴敵。猶是中策。而陛下持以斷然之志。終始不變者。上策之上也。苟士氣不衰。國論堅決。鼓而進之。敵人震壞。則破竹之勢。次第可圖。知難而退。以戰為守。則長江之險。方可為固。不然。則後日持之不堅。與今日畏縮退避。其患一也。新疆之民。方如赤子。之得父母。父母今又棄而遠之。計其宛轉塗炭。延頸拯救者。日夜號呼。以冀願陛下以臣堅果不變之說。詔之大臣。天下幸甚。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中國之治。有盛衰。夷狄之勢。有強弱。執權應變。

因時制宜。此聖人撫中國御夷狄之道也。伏自夏五月封疆之臣以
敗盟之警聞。陛下惻然慨傷。知曲直之有在。爰戒師律。奉揚天威。克
獲之書。以日未上。制宜應變之道。誠得之矣。夫以虜人輕視中國。無
謀妄動。宜具一跌塗地。蓋斃犬羊而不返。然猶能收拾餘衆。聚有大
河之民者。無他。蓋去年修還地之好。今年報敗盟之警。長驅之馬。觸
盛夏而甘暘死。碩吾猝運之間。謀既不得。素定。諸將之銳力。亦未能
齊一。此宜渠酋之誅。尚以頃刻淹也。雖然。今茲中冬。歲之杪。日無幾。
朝廷所以為來年計者。盡亦登正而先定乎。中國之盛衰。比前日自
可見。夷狄之強弱。比前日自可料。願陛下乘萬寶亨昌之始。即乾剛
運動之初。開廓規模。沉潛機筭。與二三大臣。預為來歲待敵之畫。動
靜戰守。皆使謀素定而力齊一。則中興之功。成於此矣。謀之素定。在
朝廷力之齊一。在將帥。但朝廷之謀素定。則將帥之力自然齊一。側

聞太祖皇帝兵不過十萬。而平定四海。指麾如意者。用素定齊一之
道也。臣不勝區區願望之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

經國

宋高宗時知揚州呂頤浩上奏曰臣竊以金人喪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犯京師天祐陛下不墮賊中躬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為務成敗安危繫於施設臣不敢遠引堯舜三代之事昔周世宗當中國殘弊之後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息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埃其倉廩實財用是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筭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覽

群策而從所長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哉

頤浩特進觀文殿學士上奏曰准尚書吏部牒備坐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乞大詢衆庶奉聖旨行在職事官以上各具所聞實封聞奏仍限五日者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于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騫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騫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夷狄情偽與夫戰陣之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嘿輒陳今日備禦十策條具如後

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

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彊而終為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疆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已便民慨然顛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德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虜騎漸迫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已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路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戶避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糧却

令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况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置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夷狄不善攻城。惟金人慍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大寇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戶。盡挈其家屬牛畜資產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林。或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為魚肉。為此一路之民。開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常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收民心者此也。

一曰。定廟筭。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潼關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懇。范變轉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

焦勞。大詢群策。廼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疆弱不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願鑿與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必為之。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符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况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殘忍貪暴。逆天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為疆。彼之疆不遂弱耶。昔蕭信論項氏以謂其疆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議定廟筭。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戰之資。申救主將修武備。講陣法。訓疆弩料。彼已明斥堠。以疎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曄論高祖光武之累。以謂淮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夾策。不可二三蹉跌。臣願定廟筭者此也。

三曰料彼已。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已。知彼而不知已必敗。知已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已。亦未嘗講究彼已之長短也。臣頃在郿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衄。如今日之甚者。蓋郿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絕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阻險用奇。可以掩擊。為將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澱。注山西北州軍及燕薊留以養馬。虜人飲之。馬入澱之後。馬不餵料。正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澱之際。虜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

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略曰。以一月之糧。與六月之師。破之必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虜人以酷熱不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兩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涇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已。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貴知彼知已者。此也。

四曰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

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彊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彊。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虛語哉。今疆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為急。臣願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黷然不滿之意。如曹彬下江。兩王全斌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

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閩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飢則着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巨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哲平建寇。此類既眾。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五曰。明斥堠。臣契勘虜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是選擇彊壯有物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為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胡馬南牧。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為十二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蓋胡馬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

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疆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怪駭。又如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令治舟楫。絞簿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六曰。凱疆弩。臣嘗考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不暇成列。輒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為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夷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疆弩。今欲禦騎兵。捨疆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坡。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筭木薦。弗能支也。此中

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臂洞脅。近者鏑弇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蹀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宗寧三年。環慶路築大峒泉。种師中將前軍。羗酋比精者。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疆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五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酋一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為第十五將。可召而問也。日近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為將者不知疆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為軍。

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內彊弩並發。人人只
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卻。敵人既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
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為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
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逐將下
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
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願訓彊弩者此也。

七曰。分器甲。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
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夷人之
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歛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
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操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
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脩長者。或
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

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
器甲。可勝歎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
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
以肌肉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
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
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步人戴笠子不能禦箭。有
會心則無被。勝之類是也。非特
此也。夷人軍行。有車乘牛畜。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
師之行。無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為將
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
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
者此也。

八曰。備水戰。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年

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虜人志在劫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寇。而上流州軍自荆南府抵真州。凡可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為之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關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關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

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鷗。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少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九曰控浮橋。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濟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雖領精銳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

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虜中旗幟急以猛火突斷纜索遂不得濟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密竊前去措置右可解拆即權暫解拆其浮橋脚船并大纜物料並擺泊於南岸却以舟船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准備緩急焚燒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謂控浮橋者此也

十曰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遠克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虜人過大河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

不能控扼則虜騎亦須過江此實忠臣義士殺身徇國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為備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擊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府花營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以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胡塵所向大將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為一陣使人自為戰若非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

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別有陣圖可考。昔漢高祖望黥布置陣如項羽。其心惡之。且黥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廣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屢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竅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我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付助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北向。

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於兩賊間。不憂世充龍衣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敢陣於兩賊間。而夾淮之戰。在吾境內。有糧草。有地利。我為主。彼為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國之爪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徽何愛能退走。其騎軍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休軍潞州。斬樊徽。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寇淮甸。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形勢者。此也。

願浩又奏曰。臣今月十七日。准入內侍省。遞到金字牌。降付臣詔書一道。臣已望闕。祇受外。臣仰惟陛下聖德日躋。睿謨天縱。方逆臣

作亂唱導狄人侵犯淮甸之初奮發獨斷親御六飛巡幸近邊號令諸將上下用命屢奏奇功遂使黠虜退兵生靈按堵凡所謂善後之策固不能逃於聖筭矣尚且發德音下明詔俯詢舊弼問以方略仰見陛下盛德謙冲將屈群策以圖中興之大業也臣雖老且病然荷陛下非常之眷懷天地莫報之恩輒以所見析為十事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具在十事內雖智識淺薄無所取材然臣生長西北兩邊出入行陣踰二紀耳聞目見粗為習熟謹繕寫進呈所冀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冒瀆天聰臣無任兢皇戰懼激切之至

一論用兵之策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官歲久目覩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年和次年復戰而戎主天祚不悟其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

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已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厄以救生民之命而虜性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回跨四年矣歲歲舉兵侵犯川口去年雖不曾出兵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又與劉豫同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狄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月間必傳箭於虜中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支梧賦歛終至財力困竭此不可不用兵也况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此用兵之利也

二論彼此形勢臣契勘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國我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

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女真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原。勢愈猖蹶。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國相粘罕也。為之謀臣者。劉彥宗。兀室。字重蕭。三太師。高慶裔。王芮。張愿。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幹离。不。蟾。目國王。余覩。婁宿。字董。三太子。四太子。捷辣。即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勢可謂彊矣。然粘罕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又虜性嗜殺。將兵所至。族其疆。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幹离。不。余觀。蟾。日國王。婁宿。字董。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

物于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陛下聖性精於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官宰非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備矣。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虜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去年虜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賊鋒。諸將屢得勝捷。至于吳玠。累次大捷于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况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三論舉兵之時。臣在河北陝西緣邊。備見虜人風俗。每逐年四月初。盡

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澲。入澲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澲。飼以麥豆。準備戰鬪。又虜人所長者。在孤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凡夷虜犯邊。未嘗出於盛暑之時。歷代將帥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嘗獻言于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嗚呼。世稱杜牧知兵善論事。豈虛言哉。臣於紹興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嘗鋪引杜牧之論。具劄子奏陳。次日進呈之際。蒙聖諭以爲夏月舉兵。乃周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北去請和。而豫賊之子已與虜酋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矣。然則和議豈可憑信。在我之計。豈可但已。縱令今年秋末復爲邊患。臣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有不可失之時。毋與大臣決策。

定議。陰敕大將。速爲之備。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趁汴之計。供餉之方。招懷之略。臣一一條陳於後。伏望睿明。深思熟計。廣詢博訪。施行乞賜睿察。

一論分道進兵之策。臣本東北人。自中原陷賊以來。傳聞京西路殘破爲甚。京畿次之。惟京東路河北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按堵如舊。然苦於劉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茲蓋祖宗德澤感民之所致。若乘斯民溪望之深。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伐。必有大功。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收人心慰民望也。臣已條具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欲乞於即今所有戰兵數內。差撥五萬人。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駐泗州爲應援。又別選大將一員統舟師二萬人。由明州趁今年四月內。便風泛海前去攻沂密。至青濰州。京

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望風而下。又遣大將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以張聲勢。此兵不可深入。以糧運艱阻。但時遣奇兵渡淮。擣順昌府陳州。則京西北路諸郡傳檄亦可下。惟是申救大將所至不得殺人。不得劫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豫什一之政。明出黃榜。除二稅之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為衆推伏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我出我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以南。必先為我有者。蓋謂是也。乞賜睿察。

五論運糧供軍事。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趨沂密州。兵二萬人。每人日支米二升。二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萬二千

碩。臣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船附帶前去。到密州板橋鎮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矣。一項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州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乏糧也。惟是自泗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齋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乞委江浙漕臣揀選淨米五萬碩。前期運至泗州。準備諸軍附帶入界。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救大將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吊伐。除糧食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財物。劫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三師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準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毀。紹興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計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掌諭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合具奏知。

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府事。臣於建炎四年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心賊舟邀截。住虜酋四太子人馬。未得濟渡。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虜酋。及具奏聞。以萬乘之尊。仗雷霆之勢。車駕所至。自可以聳動人心。銷弭群慝。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行。去歲秋末。虜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將罔敢退縮。斬獲既衆。虜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五代時。耶律氏方彊。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疆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攘狄之心。親統諸軍。巡行塞上。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船入黃河。順流而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歐陽脩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疆弱較彼我。非明

於決勝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乞時暫移蹕。權駐鎮江府。訓飭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况陛下天資聖武。精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乞賜睿察。

七論經理淮甸。臣契勘淮南東西路平原廣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數百里。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貴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移。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畢矣。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仍訓教令。講

求羊枯治襄陽之故事。踵行之。其通泰州產鹽地分充宜。選任能吏收鹽息以助軍興。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考權貨務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得一千四五百萬貫。浙東西歲收七八百萬貫。下戶部勘當。便見昔年所收實數。蓋通泰楚州產鹽浩瀚。倍如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選守臣乎。或曰。虜酋若犯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武臣楚序等守承楚泗州矣。金人相近。望風遁去。大率東南州郡無城壁守禦之備。若小小寇盜。有兵者猶可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官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小。事體輕重而圖之。綏懷之略自此者始。此其要也。乞賜睿察。

八論機會不可失事。臣在陝西緣邊。見中國與夏人相持。前後五十年。每出兵接戰。勝負各相半。惟自金人猖獗以來。中國之兵未嘗交鋒。望塵奔潰者。是豈金人真不可敵哉。我之兵不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一舉而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又再舉而犯揚州。又再舉而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深究其弊。修軍政。備器械。又虜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豈復能彊梁橫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九月。賊犯淮甸。我師累捷。虜寇頓兵百餘日。師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之久。侮嫚如此之甚。今王師已振。虜衆向衰。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伐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於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雖以其地析為三秦。徙高祖於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為漢有。因之以取

天下况此舉必可以擒劉麟。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
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
出。彼出我入。無大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四海
之事力。而戶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紹興三年。臣在政
府日。會計戶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閑退以來。切料戶
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夫養兵二十萬。不能北向爭天下。則東
南民力何可支梧。豈不寒心哉。况中原之人。強悍壯實。東南之
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盡。雖欲北
向爭天下。亦難矣。臣冒死為陛下喋喋言之。乞賜睿察。

九論舟楫之利。臣嘗觀晁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五夷狄之長
技三。未嘗不歎服錯之知兵也。以今日論之。虜人便鞍馬。每以
騎兵取勝。國家駐驂東南。當以舟楫取勝。蓋舟楫者。非虜人之

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棄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
照應北伐之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木
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
又次之。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
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國家與虜
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利賜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其捨諸
臣自少壯時。遍走兩浙京東河北。及虜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
可往去處。是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偽齊。京東諸郡。河北諸郡
及虜中諸郡。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岸下。先補船主
稍工一官。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糧。前去沂密州。仍選差曾在京
東界與人接戰將兵。授以全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溫者。本京東
界不肯臣劉豫之人。在海山間聚眾。屢與豫賊相抗。可遣也。崔

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通鋪兵士。後來為兵官。嘗屠戮虜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諸將下見管人兵之數。遙計崔邦弼下有兵約三千人。王進下約二千人。范溫初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中軍。或汰往諸州軍充宿軍。若盡行剗。則歸范溫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於諸軍中補足二萬人之數。遣行。所至去處。遇偽齊海船可用者。即留之。其不可用者。即焚之。越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虜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夫此行在我無浩瀚之費。到彼資東北之糧。萬全之計。豈可緩哉。乞賜睿察。

十論并謀獨斷事。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晉武帝欲伐吳。群臣以謂未可。惟張華贊成其

計。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沮。惟裴度與帝意合。一舉而擒吳元濟。世宗愈頌其功曰。凡此祭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方虜人退兵之際。首以善後之計。下詢於前宰相。臣料六人者。或以謂當用兵。或以謂不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經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謂上策莫如自治。或以謂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人人所見。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今日之勢。孰利孰害。孰緩孰急。是非可否。在聖主獨斷而已。臣事陛下之久。出入將相。踰五年。平日以謂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陝賊兵。紹興三年春。臣已定計北伐。樞密院機速房。兵有案底。偶潘致堯高公繪自粘罕處奉使回。忘言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虜性反復。金賊尤狡。誦

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家陛下屈已極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大為之備秋冬間若本國別無牽制必舉兵南來或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苟時暫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欲舉兵更乞質諸大臣參訂禁使博訪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畎畝間妄陳所見不中事機惟陛下赦其萬死乞賜睿察

貼黃臣契勘自金人跳梁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說膠擾曾無一定之論伏覩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差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璣張邵輩前後祈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相繼入國竊料虜人國書必無果

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欲款我爾伏望聖明深照洞察祈請十年略無顯效斟量和議可成或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臣乞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衰愚之言或可備收採謹具奏知

頤浩又上奏曰臣昨日留身奏事仰蒙聖諭朕欲親幸軍營按視諸將教習陣隊而前此宰執力陳不可近日自杭州舟行到常州緣諸軍陸路不易遂登岸乘馬欲與眾人同艱辛而范滂又以為不可緣此鬱鬱臣仰聞聖言不覺感歎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戡定之時馬上治之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書生尚欲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此不行是猶欲以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也昔周武王師喻孟津左仗黃鉞右秉白旄載於經籍未聞有非之者漢文帝親屈帝尊往來於棘門灞上細柳營勞軍以今

觀之自咸陽東南西至故都至灞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必
須三兩日是時臣僚亦不以為非唐太宗躬擐甲胄平定禍亂如榆
塞圍之役與單雄信角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先登李史大柰秦
封實經麾幟馳出賊陣後遂擒竇建德此皆聖人英武之器但陛下
今日不當親臨戰陣不當履危冒險不當馳騁畋獵不當身屬繁
若按視軍營出郊跨馬何損於治哉臣願陛下以剛斷為心以神武
為事勿拘俗儒之論自為鬱鬱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幸甚

頤浩又奏曰臣契勘金人自建炎二年引兵扣淮三年正月遂直犯
揚州六年十月以大兵分路渡江皆有深意近者蕭愿中引兵扣江
今復稍退此皆天佑本朝聖德昭格之所致也夫虜人今年既不渡
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將以劄中興之業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
行中興之實事今當亮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通於川

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頭項往江
西湖南以平群寇一頭項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
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
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
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
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
意則中興之業可覩也若不速為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
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
自古有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
望聖慈考漢高祖馬上治之迹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遠圖之
不可緩也臣在西北二邊出入行陣二十餘年今者年踰六十近在
軍中頓覺筋力衰憊非復昔時之疆壯也日望陛下賜骸骨而歸所

幸未填溝壑之前。一見中興之業爾。乞賜睿察。

知福州張守應詔論事。劄子曰。臣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郤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躋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問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廷不嘗枝詞。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財擇。議者必謂虜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因可唾手而取也。儻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也。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虜人長驅。以

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鄆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閩陝。西抵川峽。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之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十。碁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備則所患

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委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無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覆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而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偽齊可以折箠。而管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

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既挫衄。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其計頃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畧。臣熟計之。猶為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脩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為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勸。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之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俸。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

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力。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廢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

守為殿中侍御史。乞詔大臣講求政事。劄子曰。臣聞天下之勢。曆數脩短存乎天。強弱治亂本乎政事。在天者不可為。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之久。振古未有。而夷狄之旣。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德澤之深。基本之固。曆數延鴻。與天無極。陛下以神武纂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觀中興。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在於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及席。日再御朝。而公卿群臣。上體焦勞。廢休斲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為不至矣。然未見赫然有所設

施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顛必期於正。持危必期於安。援天下之溺。必期於獲濟。固宜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策。勇士奮其節。怯夫勉其死。若乃遵常守故。濟濟相遜。而勞形怵心於簿書米鹽之間。臣恐未足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皇帝嘗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既用之後。罕有悉心當事者。以責任大臣。今茲艱虞。聖哲馳騫不足之時。尤當愛惜寸陰。以急先務。又況今春金寇踐蹂京西。感及陝右。意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為備。猶恐不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廣儲積。搜求人材。慰安人心。係政事之大者。專意講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都司六曹長貳。檢詳祖宗法令。嚴決行下。庶幾精神心術。不至煩勞。日力不至虛費。有以上助陛下大有為之意。仰答太宗所以為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云。欲治之

主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務在簿書期會。聽斷獄訟。此非太平之基也。宣帝用是總覈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於今日。臣言狂瞽。惟陛下裁擇。

守知洪州。論遣使劄子曰。臣叨膺間寄職事之外。不當冒言天下之事。伏念受陛下大恩。目覩利害。不敢嘿嘿而已。惟陛下留神財擇。臣竊觀陛下出已與金人講和。誠以梓宮未即山陵。兩宮久關大養。孝思之切。委曲聽從。至於復河南故地。雖官吏軍民復見太平。官府為幸。而凋瘵之餘。與虜接境。猶未得奠枕而臥也。故復河南之地。利害未為甚重。向者金使之來。王倫之還。具言金國無所須索。梓宮兩宮所許甚確。指日渡河。朝廷乃遣王倫藍公佐奉迎。比聞金人輒留倫而反公佐。臣恐外固不能知曲折。而道路之言。以謂金人之留王

倫。欲盡變前日之議。且以還河南之地為大恩。而責歲幣之數。梓宮兩宮。則未有還期。道路之言。雖未足信。然臣以理揆之。惟一倫則可以盡反前日之議矣。又聞金國前主和議之人。皆因事就誅。則前議之變。理之必然也。夫金人之用事者。今既非主和議之人。則和議之成與否不可知。特以嘗遣使發詔。故未能盡變初議。他日必以中國所不可行之事而為釁端矣。其始不須歲幣。今乃首以為言。其始許還梓宮。今乃置而不論。止以區區河南之地為大恩。而責報焉。他日之事。固可見矣。是宜長慮却顧。以為善後之圖。若執一變。因就彌縫。僥倖萬一之成。非計之善也。為今之計。非可以其變詐而遽廢前議。亦當遣使遜辭。且議要約。且議歲幣。徐為之計。不俾使命之煩擾也。其議要約也。若曰。陛下甲解厚禮。致恭於大國。大國遣使下詔。而還復其侵疆。請信修睦之初。國人延頸以俟梓宮兩宮之還。今既愆期。

上下缺望。何以展四體盡事天之禮乎。向日賜許。借使行人失辭。國人無由戶曉也。儻或未從。緩而圖之。蓋金人之音。俟我迎請之堅。且急也。必厚有邀求。以故中國臣恐中國之力。無以滿丘壑之欲也。以至疆場之事。必不得已。亦當遵用前日契丹故事。必使中國可行。然後為善。其議歲幣也。若曰國家全盛之時。盡有河北山東膏腴之地。故或可辦。今山東河北。盡屬金國。河南新疆瘡痍未瘳。而東南數十州歲幣要從出。我反覆議論。必不得已而與之。則契丹之數。亦不可過也。然臣之欲使人往反議論者。欲陛下戒以密。現虜人盛衰虛實。徐察天意而為後圖。惟是明詔大臣。激厲諸將。擢偏裨簡閑士馬。積財粟備器械。以為意外之備。而和議之成與否。且當置之度外可也。夫以陛下聖明天縱。必洞照此理。而臣愚過計。猶懼陛下孝悌之至。亟欲梓宮兩宮之還。或懷虜計中。而有噬臍之悔耳。冒貢狂瞽。出

於愛君憂國之誠。不自知其進越。惟陛下裁赦。時秦檜為相。和議成。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禮部侍郎曾開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條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

